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信息化战争应有怎样的动员观

■于云先 袁宗仪

引言

动员因战而生,向战而行。随着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一批作战效能极高的新型作战力量走上了战争舞台,促使信息化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发生了本质改变,国防动员的理念、需求和方式等也必将随之发生根本性转变。如何破除思想藩篱,最大限度地发挥新时代国防动员的战略功能?如何创新方式,形成适应未来联合作战的大国动员模式?如何抢占未来制高点,建立起强大的服务实战的新型动员支撑体系?这些都有待我们去思考解答。

强化体系动员,在解构与建构中增强“内动力”

未来信息化战争,不仅是军事实力的对抗,更是综合国力的比拼,而在其背后一定是体系与体系的较量。谁激活了体系的优势,谁就能获取战争的主动。新时代国防动员,地位作用和内容形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支援保障的军种对象从以陆军为主向诸军兵种拓展;支援保障的战场空间从以陆战场为主向陆海空电网多维空间拓展;支援保障的领域范围从传统领域向新型领域拓展;支援保障的作战层级从战役级向战略层级拓展;支援保障的组织实施也从多轨并行向统筹一体转变。这些超越传统的支援保障行动,已然表明信息时代的国防动员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巨大的支援保障体系。因此,要在资源、需求、供给、调配等多种要素中寻求最佳组合与构架,破除传统思维、解构旧有分领域动员模式。要紧贴未来联合作战需求完成模式重构,建立基于人员流、信息流、物流为主体的动员保障模式,在高效流转和有机融合中实现体系优化,增强系统内动力;要打破各领域各自为战、自成体系的格局,立足战争进程做预测,着眼作战目的强准备,聚焦作战行动搞保障,切实运用体系化思维方式全面统筹动员国家行业系统力量、重要战略资源、大型民用装备、高新技术人才等,确保一旦需要能够用得上、起作用。

实施精确动员,在精算与细算中构建“耦合器”

在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日趋精

确,“精确用兵、精确打击、精确保障”成为突出特点。这就决定了现代战争国防动员必须走精准化动员之路,努力实现动员过程最优化、军事效益最大化。联合作战参战军种多、战场广阔、技术性强,同时伴随着高强度、快节奏以及巨大的物资消耗,导致动员保障任务异常繁重艰巨。所以说,机械化战争时代那种“车水马龙、人山人海、多多益善”的传统动员方式,难以适应信息化条件下瞬息万变的复杂战场。信息化战争动员保障的节奏时效已从临战急动向随战随动转变;动员保障的供给要求也从超量模糊供应向按需精确保障转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基于任务、态势、需求来精确筹划和动态调控,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引入先进技术手段,进行模拟推演和大数据分析,分阶段、全要素、高时效预测可能的动员需求,动态优化动员保障方案。特别是要在“精算”“细算”“深算”上下功夫,搞动员、精准掌握、分析、转化和调动国防动员潜力资源,全方位提升动员和对接的精确性,实现需求端和供应端的精准对接。力求用最小的保障资源满足最大的保障需求,以最低的风险和代价达成最佳的保障效益,实现动员保障与作战行动的无缝衔接、深度融合,使得精确动员保障成为战斗力提升的有力“杠杆”。

突出科技动员,在有形和无形锻造“聚能环”

科技革命深刻影响着作战方式和世界军事发展走向。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前沿性、颠覆性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引发了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的革命性变化,日益成为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也日趋成为信息化战争动员的重点。信息化战

争的动员对象将由传统人力动员向科技动员转变,能力结构将由有形的实物储备向无形的科技储备转变。可以预见,未来军事领域科技主导权的争夺将会更加激烈。当前世界各主要大国正积极适应新变化,推进变革转型,研究如何将无形的优质科技潜力转化为有形的战争实力,以此抢占军事科技创新的战略新高地。因此,谁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并能迅速动员集聚形成威慑力、战斗力,谁就将成为传统优势的“颠覆者”,成为未来大国博弈和军事斗争中“主宰者”。这就要求,要牢固树立科学技术是核心动力的理念,主动发现和培育可用于军队作战的前沿尖端技术,敏锐捕捉军事能力发展的潜在增长点,增强科技动员的针对性、有效性、主导性。要大力推动科技强军,加强科技创新,打牢科技动员基础,加快国防动员建设向质量效能型和科技密集型转变。发挥举国体制的政治优势,加强军民军地合作,将最先进的民用科技应用于军事领域,将分散在民间的科技人才和资源集聚起来,提高科技动员对打赢战争的支撑度和贡献率。

创新智能动员,在应急和应战中激活“新引擎”

未来战争是信息化程度较高的联合作战,是军地联动、军民一体、前后方界限模糊的“混合战争”,是战略、战役、战术行动界限模糊,时间要素凸显,发现即摧毁的“秒杀”行动。而这其中的关键引擎便是正在崭露头角的智能技术。战争以其新的面貌和姿态改变着我们的认知,也促使着国防动员领域的变革风起云涌。智能化动员时代已经悄然来临,正以加速度走向战争前台、成为重要组成部分,参与到联合作战的全过程、全要素、全时空,并演化成信息化战争中的关键要素和战争胜负的重要“命门”。因此,在认知、把握和应用的的过程中,要科学审慎地完成“智能+”动员模式的设计与建构,既要防止因思维理念滞后、信息壁垒障碍、人才资源匮乏等因素带来的制约和影响,更要力避手段的信息化等同为体系的智能化。要不断解放思想,树立智能化理念,科学将模型建立、数据挖掘、仿真测试等现代化手段和先进的智能技术融合渗透到国防动员领域的各个方面,不

■李计勇

大力培养官兵作战适应力

动,必须以很强的信息力融入“大体系”;无人智能化作战更加广泛,深刻改变机械化时代人与武器结合“火力制胜”、信息化时代人与网络结合“信息制胜”模式,以火力为基础、以网络为平台,以数据为主导的人机结合对抗成为主要行动,官兵必须做到人机“一体化”。新时代的官兵,要灵敏感知未来战场变化,切实增强提升作战适应力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作战适应力是多元集成的复合力。科学建构能力素质模型,是大力培养官兵作战适应力的目标牵引。信息化智能化作战,对官兵的能力素质要求不是低了而是高了,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不是简单而是复杂了。解构官兵作战适应力组成,可从群体角度细化为遂行多元任务的适应力、融入联合行动的适应力、持久连续作战的适应力、应对战况多变的适应力、身处复杂环境的适应力等;也可从个体角度细化为思维力、指挥力、信息力、协作力、应激力等。指挥军官是作战行动的组织者,应突出“四种能力”:思维决策力,能够基于大数据分析进行筹划决策,会使用“云端大脑”“数据参谋”“智能机器”,能精准控制“数据流”,善于“控脑”而不被“脑控”;体系融入力,能够组织所属部队与各种力量密切协同、与各种要素一体联动,成为体系能力的有机组成;临机调控力,能够实时针对作战任务、行动方式、交战态势的迅速变化,灵活指挥,快速调

整,转换行动;团结凝聚力,能够沉着应对多变的战局、险恶多变环境,即使遭受严重挫折、遇到重大牺牲,也始终把官兵集聚起来,保持行动一致性。一线士兵是直面对手的最末端,应突出“三种能力”:行动执行力,能够把指挥员的决策指挥变成每一个作战模块、战斗班组和单兵的战斗行动;效能发挥力,能够熟练操作武器装备,娴熟使用信息化智能化装备,综合集成机械能信息数据能,全面投向多维战场;极限生存力,能够有效面对恶劣环境、陌生领域、严酷条件,以充沛体能、精湛技能、稳健智能、坚韧意志维系顽强的战斗力。
作战适应力是持久培养的发展力。官兵作战适应力的生成,绝非一朝一夕完成,而是要贯穿军事职业生涯,日积月累,综合锻造。面对变幻莫测的形势,既要立足当前把应急必备的能力搞扎实,有即刻投入战斗的“掌中宝”;又要着眼长远,超前设计,预置储备,拿到走向未来战争的“入场券”。为此,要把培养官兵作战适应力,纳入“三位一体”新型人才培养体系,按照“不丢传统、强化主干、生成新质、接续发展”的思路,一体设计链条,有力有序推动。军队院校教育是指挥军官和高新技术人才系统培训、新领域专业研训、作战骨干升级进阶的“主渠道”,要前瞻研究智能化战争,开发核心概念,创新作战理论,把准官兵作战适应力培养的方向;深化教学改革,建构“精基本、通多

断提高国防动员的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和智能化水平,力求最大限度将智能化技术手段和潜力资源迅速动员集聚形成更加高效的保障力和强大的战斗力,这不仅是对未来战争规则的主动适应和设计,更是在未来信息化联合作战中赢得先机 and 主动的关键。

探索合作动员,在借力与聚力中培塑“同心圆”

全球化时代,国际之间、地区之间、企业之间的合作日趋紧密,区域内甚至全球范围内的物资、技术、人才、装备等重要资源的调配流转更为便捷顺畅,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为国防动员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未来我们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秉持正确义利观,营造平等互信、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积极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这就要求我们放眼全球,将动员资源向海外拓展,将资源保障向国际聚焦。可以预判,国际合作动员和战略前置的必要性、重要性将不断提高,动员保障模式也逐渐会从依托本土和当地为主向海外拓展。因此,要加紧建立和完善合作动员体系,按照目标一致、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同步响应的原则,让人才、资源、技术和能力在协同网络中多向流动、不断产生协同作用而达到创新、多能、高效的目的。通过合作动员,可有效提升国家间、地区间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所以说在未来的动员保障行动中,要以全球视野、战略思维、开放眼光,超前预判未来,要善于从战争形态变化和战略格局分析中,来统筹把握合作动员能力的建设,要追循时代、瞄准世界、紧盯发展,积极打造国际间合作动员生态链,培育合作动员生态圈,常备不懈抓好国防动员准备,为实现强国梦、强军梦提供强大支撑。

【延伸阅读:参见本版《信息化战争应有怎样的时空观》(20191029)《信息化战争应有怎样的融合观》(20191210)《信息化战争应有怎样的控局观》(20200227)《信息化战争应有怎样的陆战观》(20200312)《信息化战争应有怎样的效益观》(20200326)】

群策集

何以精兵制胜

■胡有才 朱佳俊

我国古代兵书强调“兵之胜于寡平”“兵贵精而不贵多”,精兵制胜作为一条重要的军事原则,历来为兵家所重视。在军事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精兵制胜思想历久弥新,呈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一个国家、一支军队能否在新军事变革角逐中脱颖而出,在战争对抗中立于不败之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精兵制胜思想的重视程度、认识程度和实践程度。信息时代,精兵制胜的“精”,既是对数量的要求,也是对质量的标定;既是指军队整体的“优化”,也是指军队局部的“锐化”;既是作战单元的合成多能,也是指挥控制的灵敏高效。

体系“优”化,能力升级,实现“以优克劣”。2008年俄格战争中,俄军由于结构相对臃肿,整体作战能力不强,近在咫尺的第58集团军不能迅速机动到冲突地区,严重影响作战效果。以色列作为一个小国,长期的战争环境促使他们致力于打造一支精干高效、快速灵活,具备极强进攻性的国防军,在一系列战争中以较强战斗力取得不俗战绩。这深刻地启示我们:取胜不在于军队数量多少,而在于军队结构是否优化、内在作战能力是否升级。只有紧跟时代发展、战争形态演进而不断调整军队的力量配置、结构编成,才能更好适应战场需求。信息时代作战,信息主导特征更加鲜明,信息优势成为决定性优势,这就牵引和倒逼军队力量结构进行整体优化、能力升级,使军队员额数量让位于质量效益。要压缩传统军兵种数量规模,发展高技术军兵种与新质作战力量,形成新质作战能力;要从以往注重速度、强度等要素,转到注重基于信息系统的网络中心、体系支撑上来,形成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实现军队整体作战能力的跃升;研发颠覆性技术、核心技术,研制“杀手锏”武器装备,不断提高智能化作战、信息作战、远程精确打击等关键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以整体优势“以优克劣”,赢得战争。

功能“锐”化,小型多能,实现“以锐克钝”。“选精兵以击之,其军可破”。2011年5月美海豹突击队突袭本·拉登行动、2019年10月美“三角洲”部队突袭巴格达迪的战役启示我们,一支少而精、作战能力强的部队,往往胜过“千军万马”,可取得“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因此,信息时代打造精兵,除实现军队整体结构优化、能力跃升外,还在于打造“师巴更小、牙齿更强、拳头更硬”的精锐之师。基于2008年俄格战争的鉴训,俄军随后大力实施“新面貌”改革,取消陆军大部分重型集团军、师,着力打造合成多能的合成旅。近年来,美军也努力推动陆军作战部队向小型、多能发展。因此,我们强调精兵作战、精兵制胜,很重要的还是要着力推动作战部队编成向小型、多能、合成、灵活的方向发展,编组精干多能的作战单元、打造融合陆海空天电多

维作战能力的小型“联合体”,形成王牌部队、精锐部队、“刀尖子”部队,使之适应信息时代作战模块化编组、积木式组合、任务式联合的要求,实施大体系支撑下的精兵作战,以“少而强”“小而精”的力量对敌实施高强度作战能量释放,实现“以锐克钝”“以强胜多”。

中枢“灵”化,敏捷高效,实现“以灵制拙”。从近几场局部战争看,指挥对抗在现代战争中作用空前上升,谁的指挥体制层级灵活、反应灵敏,谁就能占据优势、赢得主动。近年来,美军着力推动作战指挥向“全球一体、跨域联合”转变,可随时随地在全球范围内调集各种力量、直通末梢神经。俄军先后组建武裁力量作战指挥中心、国家防务指挥中心,在叙利亚作战中战场感知全面、目标确定准确、指挥控制快捷、远程投送有力,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很重要的就在于有一个高效的指挥体系。可以说,千军万马看指挥,胜战之钥在指挥,建立精干高效领导指挥体制,同样是“精兵制胜”的应有之义。因此,应着眼建立精干高效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为目标,加强指挥体系改革,压缩指挥层级、科学编组指挥机构、完善指挥法规条例,建立顺畅指挥关系与链条,优化指挥程序与内容、推行“任务式”指挥与精确指挥方式、运用信息化智能化指挥手段,形成统一指挥、人员精干、编组合理、手段先进、方式灵活的高效指挥体制,在作战中,能科学决策、快速调控、灵敏反应、有效应对,实现“以灵制拙”“以快制慢”。

多些求异思维

■邹力

挑灯看剑

在作战筹划时,通常循规蹈矩,程式思维、线性思维居多,这成为作战筹划上不去的重要原因之一。将求异思维运用到作战筹划决策,不按常理出牌,以作战筹划中的求异来谋求作战行动中的出奇,能收到以异出奇、以奇制胜的奇特功效。打破常态求异。打破常态是求异思维运用的基础,要求指挥员要以非常规的方式思考作战筹划,不云人之所云,以破除作战筹划中的按部就班、生搬硬套。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他小的时候就能做出砸缸救人的异常举措,使没水小孩得于脱险,按照正常的思维方式,救人肯定是围绕人来展开,而司马光选择砸缸来救人,正是突破常态思维的禁锢。在作战筹划中要有司马光砸缸的勇气,要敢为别人所不为,以打破常态的思维来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制定行之有效的作战行动方案。

善用谋略求异。善用谋略是求异思维运用的内涵,要求在作战筹划中运用谋略,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逆向反推,摸透敌情,进而找准敌方行动的关节点,使敌按照我方的设想行动。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同志率部在山西平定七亘智斗日军,打破惯性思维,三日之内,在同一地点,利用同一战法,连续

取得七亘村重叠设伏两次大捷。正是刘伯承同志善于谋略、善于作战,敢打危险之仗,才有了“七亘村重叠设伏”的经典例证。善谋者胜,在作战筹划中以谋断,才能在行动中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做到以谋制胜。

置身逆境求异。置身逆境是求异思维运用的发展,要求指挥员在作战筹划中突破底线,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来组织作战行动,将被动的局面推向对方,以确保在逆境中取胜。汉朝名将韩信在一次作战中,命令将士背靠大摆开阵势,与敌展开交战,结果大获全胜。韩信以前面临大敌、后无退路的背水一战的处理来坚定将士拼死求胜的决心,为求生路而决一死战,收到很好的效果。在危急关头,作战筹划时反其道用兵,突破常规的底线,正如韩信背水列阵一样,不断激化作战的潜力,从而战胜对手。

知己知彼求异。知己知彼是求异思维运用的保障,要求指挥员在作战筹划中掌握战场情况,不能一味的求异而脱离实际情况,造成求异过头而不可行的悲剧。三国时期的蜀将马谡,放弃现成的城池不守,把部队埋伏在山上,本想以险要地形来抗敌进攻,不料对方闻而不攻,以致自乱阵脚,不攻自破。我们不能学马谡那样弄现实情况不顾,一味求异便可取胜,作战筹划中要提倡求异思维,但求异并不能违反客观实际,摸虎必懂虎气,不懂虎气必被虎咬,求异必须以知己知彼为依据,才能确保求异筹划行之有效。